

重訂批評繡像玉嬌梨小傳

美秋散人編次

第一回

小才女代父題詩

詩曰六經原本在人心○笑罵皆文好細尋○天地戲
場○觀莫矮古今聚訟眼○須深○詩存鄭衛非無意○亂
著春秋豈是淫○更有子雲千載後○生生死死謝知
音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重訂批評繡像玉嬌梨小傳二十回 清刊本
撰者 清 張勻 撰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6
編號 D8652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重訂批評繡像玉嬌梨小傳二十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 1 2 3 4 5 6 7 8 9

雙紅堂

雙紅堂
小說
66 (1)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66(1)

三才子古本

玉嬌梨

科 2003

本衙藏板

新鐫繡像批評玉嬌梨目次

第一回

小才女代父題詩

第二回

老御史為兒謀婦

第三回

白太常難逃托嬌女

第四回



吳翰林花下遇才郎

第五回

窮秀才辭婚富貴女

第六回

醜郎君強作詞賦人

第七回

暗更名才子遊珠

第八回

悄窺郎侍兒識貨

第九回

百花亭撒李尋桃

第十回

一片石送鴻迎燕

第十一回

有騰那背地求人

第十二回

沒奈何當場出醜

第十三回

蘇秀才窮途賣賦

第十四回

盧小姐後園贈金

第十五回

秋試春闈雙得意

第十六回

花姨月姊兩談心

第十七回

勢位逼倉卒去官

第十八回

山水遊偶然得婿

第十九回

錯中錯各不遂心

第二十回

錦上錦大家如願

山水遊踪幾許秋

卷十六回

樓外樓身寄海山

卷十七回

舟中月夜雨晴心

重訂批評繡像玉嬌梨小傳

美秋散人編次



第一回

小才女代父題詩

詩曰六經原本在人心○笑罵皆文好細尋○天地戲
場○觀莫矮古今○駁訟眼○須深○詩存鄭衛非無意○亂
著春秋豈是淫○更有子雲千載後○生生死死謝知
音○

話說正統年間有一甲科太常正卿姓白名玄表字
太玄乃金陵人氏因王振弄權掛冠而歸這白太常
上無兒下無弟便休夢梨只有一箇妹子又嫁與山東盧副使
遠去止得隻身獨立他為人沉靜寡欲不貪名利嬾
於逢迎但以詩酒自娛因嫌城市中交接煩冗遂卜
居於鄉去城約六七十里地名喚做錦石村這村裏
青山環四面○寫○景○幽○隱○○有○至○人○在○內○一帶清溪直從西過東曲○回抱兩堤
上桃柳芳菲頗有山水之趣這村中雖有千餘戶居

民若要數富貴人家當推白太常為第一這白太常
官又高家又富才學政望又大○有教名○但只恨年過
四十却無子嗣也○曾蓄過幾箇姬妾可霎作怪○留○在
身邊三五年再沒一毫影響及遣去嫁人不上年餘
便人○生子○白公歎息以為有命以後遂不復買妾
夫又吳氏各處求神拜佛燒香許願直到四十四上
方生得一箇女兒臨生這日白公夢一神人賜他美
玉一塊○顏色紅赤如日○因取乳名叫做紅玉白公夫

妻因晚年無子。雖然生箇女兒。却也十分歡喜。愛惜這紅玉。生得姿色非常。真是眉如春柳。眼湛秋波。更兼性情聰慧。到八九歲。便學得女工針指。件件過人。不奉十一歲上。母親吳氏先世。過了。就每日隨着白公讀書寫字。果然是山川秀氣。所鍾天地陰陽不爽。有百分姿色。自有百分聰明。到得十四五時。便知書能文。竟已成一箇女學士。因白公寄情詩酒。日吟咏。咏故紅玉小姐。柱詩詞一道。尤其所長。家居無事。

往白公做了。叫紅玉和韻。紅玉做了。與白公推敲。白公因有了這等一箇女兒。便也不思量生子。只要選擇一箇有才有貌的佳婿配他。却是一時沒有。因此耽閣到一十六歲。尚未聯姻。不期一日。朝廷遭土木之難。土木地名也。正統北狩。瓦剌皇帝景泰登極。王振伏辜。起復舊臣。吏部會議。仍推白公為太常正卿。不日命下。報到金陵。白公本意不願做官。只為紅玉姻事未就。因想道。吾欲選擇佳婿料。

此一鄉一邑人才有限。怎如京師。乃天下人文聚處。豈無東床俊彥。何不借此一符。倘姻緣有在。得一美婿。也可做半子之靠。主意定了。遂不推辭。擇個吉日。帶着紅玉小姐。同上京赴任。到了京師。見過朝。到了任。尋一箇私宅住下。這太常寺。乃是一箇清淡衙門。况白公雖然忠義。却是箇疎懶之人。不肯攬事。就是國家有大事。着九卿會議也。只是兩衙門與該部。做主。太常卿不過備名色。唯諾而已。那有十分費心力。處。每日公事完了。便只是飲酒賦詩。過了數日。便有一班好詩酒的僚友。或花。或柳。遞相往還。時值九月。中旬。白公因三門人送了十二盆菊花。擺在書房。階下。也有鷄冠紫。也有醉楊妃。也有銀鶴翎。盆上俱是細鍾。淡香。練態。散影。滿簾。何減屏列金釵。十二白公十分喜愛。每日把酒玩賞。這一日。正吟賞間。忽報吳翰林與蘇御史來拜。原來這吳翰林。就是白公的妻舅。叫吳珪。瑞慶與白公同里。為人寬重義氣。這

蘇御史名喚蘇淵字方回。雖是河南籍中的進士。原藉却是金陵。又與白公是同年。又因詩酒往來。因此三人極相契厚。每于於政事之暇。不異你尋我。便是我訪你。白公聽見二人來拜。慌忙出來迎接。三人因平日來往慣了。情意浹洽。全無一點客套。一見了。白公便笑說道。這兩日菊花開得十分爛熳。二兄為何不來一賞。吳翰林道。前日因李念臺點了南直隸學院。與他錢行。不得工夫。昨日正要來賞。不期別出

門。撞見老楊戢物。令于一篇壽文。立等要改了。與岳樞督夫人上壽。又悞了。一日工夫。今早見風日好。恐怕錯過花期。所以約了蘇老先。不速而至。蘇御史道。小弟連日也要來。只因衙門中多事。未免辜負。若辰三人說着話。走到堂上。相見過。更了衣。待茶過。遂邀入書房中。看菊。果然黃深紫淺。擺列兩圈。不異兩行紅粉。吳翰林與蘇御史俱誇賞好花。不絕。三人賞玩了。一會。白公即令家人排上酒來。同飲。飲了數杯。吳翰

林因說道。此花秀而不艷。美而不妖。雖紅黃紫白。顏色種種。鮮妍却終帶幾分疎野。瀟灑氣味。使人愛而敬之。就如二兄與小弟一般。雖然在此做官。而日日陶情詩酒。與林下無異。終不似老楊這班俗吏。每日趨迎權貴。只指望進身做官。未免為花所笑。白公笑道。雖然如此說。只怕他們又笑你。你也不會做官。終日只好在此冷會與草木為伍。蘇御史道。他們笑我。緣竟有理。我們笑他。便笑差了。吳翰林道。怎麼我

差蘇御史道。這京師原是箇名利場。他們爭名奪利。正其宜也。你我既不貪富。又不圖貴。况白年兄與小弟又無子嗣。何必圖跡。拉此以博旁人之笑。白公歎又進出。一氣道。年兄之言。最是小弟豈不曉得。只是各有并多心事以不說所圖。故苟戀於此。斷非捨不得。這一頂烏紗帽耳。蘇御史又道。吳兄。王堂白兄。清卿官。明政。簡尚。可以官為家。寄情詩酒。只是小弟飲了這一箇言路。當以時務要開口。又閉不得。要閉口。又閉不得。實是難為。只

等。聖上冊封過。小弟必要討箇外差。雖此方逐弟懷。吳翰林道。唐人有兩句詩。道得好。說若為籬邊菊。山中。有此花。恰似為蘇兄。今日之論。而作你我既樂。看花飲酒。自當歸隱山中。竈為有理。三人一邊談笑。一邊飲酒。漸上說得情投意洽。便不覺詩興發。作白公。使叫左右。取過筆硯來。與吳翰林蘇御史。即席分韻。作賞菊詩。三人纔待揮毫。忽長班來報楊御史老爺。來了。三人聽了。都不歡喜。白公便罵長班道。蠢才。曉

得我與吳爺蘇爺飲酒。就該回不在家了。長班稟道。

來路俱妙

小的已回出門拜客。楊爺的長班說道。楊爺在蘇爺衙裏問來。說蘇爺在此喫酒。故此尋來。又看見二位爺轎馬在門前。因此回不得了。白公猶沉沉不動身。只見又一箇長班慌忙進來。稟道。楊爺已到門。進聽來了。白公只得起身。也不換冠帶。就是便衣迎出來。原來這楊御史。叫做楊廷詔。字子獻。是江西建昌府人。與白公也是同年。為人言語粗鄙。外好濫交。內多

貪忌又要強作解事。往。取人憎惡。這日走進廳來。望着白公便叫道。年兄好人。一般都是朋友。為何說分厚薄。既有好花在家。邀老吳老蘇來賞。怎就不呼喚小弟。一叢難道小弟就不是同年。白公道。本該邀年兄來賞。但恐年兄貴衙門事冗。不得工夫。幹此寂寞之事。就是蘇年兄與吳舍親。俱偶然小集也。非小弟邀來。且請寬了尊袍。楊御史一面寬了公服。作過揖。也不等喫茶。就往書房裏來。吳翰林與蘇御史看見。只得起身相迎。同說道。楊老兄今日為何有此高興。楊御史先與蘇御史作揖道。你一叢不是人。這樣快活所在。為何瞞了我。獨自來受用。不通不通。又與吳翰林作禮。因致謝道。昨賴老先生大才潤色。可謂空中樓閣。却妙有真際。點鐵成金。今早送與石都督。十分歡喜。比往日倍加敬重。吳翰林笑道。石都督歡喜。乃感老先生高情厚禮。未必為這幾句文章耳。楊御史道。敝衙門規矩。只是壽文到也。沒有甚麼厚禮。蘇御史笑道。小弟偏年

兄看花。年兄便怪小弟。像年兄登貴人之堂。拜夫人之壽。拋撇小弟。就不說了。說罷。眾人都在笑。起來。白公叫左右添了鐘筯。讓三人坐下飲酒。楊御史喫了兩杯。因與蘇御史道。今日與石都督夫人上壽。雖是小弟背兄。也是情面上。却不過未必便有十分陞賞。還有一件事。特來尋年兄商議。若是年兄肯助一簣之力。當取有些好處。蘇御史笑道。甚麼事。有何好處。年兄見教。楊御史道。汪貴妃冊封皇后。已有成命。

語上勢利。

都督汪全。眼見得便擅威。晚之尊。近日聞知離城二十里。有一所民田。十分膏腴。彼甚欲之。竟叫家人奪了。今日衙門中紛。揚。都要論他。第一是老朱出頭。汪都督曉得風聲。也有幾分着忙。今日央人來求小弟。要小弟與他周旋。小弟想衙門裏。衆人都好說話。只是老朱有些任性。設作敢為。再不思前慮。後小弟每。與他說好話。他再不肯聽。我曉得也。與年兄甚好。極信服。年兄。年兄若肯出一言。止了此事。汪都

朱夫疑

督自然深感。不獨有謝。你我既在這裏做官。這樣人。終酒惡識他。不得况。又不折甚本。不知年兄以為何。如蘇御史聽了。心下有幾分不快。因正色道。若論汪全倚恃戚畹。白占民間田土。就是老夫。不論小弟與年兄也。該論他年兄為何。還要替他周旋。未免太勢利了些。楊御史見蘇御史詞色不順。便默不語。白公因笑道。小弟只道楊年兄特來賞菊。原來却是為汪全說人情。這等便怪不得小弟不來邀兄賞菊了。

吳翰林也笑道。良辰美景。只該飲酒賦詩。若是花下談朝政。頗覺不宜。楊老先生該罰一巨觴。以謝辱突。花神之罪。楊御史被蘇御史搶白了幾句。已覺抱愧。又見吳翰林與白公帶笑帶戲。譏刺他。甚是沒意思。只得勉強說道。小弟因蘇年兄說起。偶然談及。原非有心。為何就要罰酒。白公道。這個定要罰。隨叫左右斟上一大盃。盃送與楊御史。楊御史拿着酒。說道。小弟便受罰了。倘後有談及朝政者。小弟却也不饒他。

吳翰林道。這個不消說了。揚御史喫乾酒。因看見席
上有華硯。便說道。原來三兄在此高興做詩。何不見
幾。吳翰林道。纔有此意。尚未下筆。揚御史道。既未下
筆。三兄不可因小弟打斷了興頭。請傾珠玉待小弟
飲酒奉陪。何如。白公道。揚年兄既有此興。何不同做
一首。以紀一時之事。揚御史道。這是白年兄明。上奈
何。小弟了小弟拉這些七言八句。實是來不得。白公
笑道。年兄長篇壽文。稱功頌德。與權貴上壽。偏來得。

為何這七言八句。不過數十箇字兒。就來不得。想是
知道以菊花沒有陞賞了。揚御史聽了。便嚷道。白年
兄該罰十杯。小弟談朝政。便該罰酒。像年兄這等難
道。就罷了。隨叫左右也篩了一大杯。盃盞遞與白公。吳
翰林道。若論說壽文也。還莫不得朝政。蘇御史笑道。
壽文雖是壽文。却與朝政相關。若不關朝政。揚年兄
連壽文也不做了。白年兄該罰。該罰。白公笑了。笑將
酒一飲。而乾。因說道。酒便罰了。若要做詩。必須分韻。

同做如不做并詩不成者俱罰十大杯吳翰林道說
得有理楊御史道二兄不要倚高才欺負小弟若像

前日聖上要差人迎請上皇無一人敢去這便是

事了若只將做詩喫酒來難人這也還不打緊蘇御

史道楊年兄又談朝政了該罰不該罰白公見楊御

史說的話太卑汚馭聽不覺觸起一腔忠義便忍不

住說道楊年兄說的話全無一毫丈夫氣你我既在

此做官便都是朝廷臣子東西南北一惟朝廷之使

怎麼說無一人敢去倘朝廷下尺一之詔明着某人

去誰敢推托不行若似年兄這等說來朝廷終日將

大棒大祿養人何用楊御史冷笑了一聲道這些忠

義話兒人都會說只怕事到臨頭未免又要手慌脚

亂了白公道臨時慌亂者只是愚人無肝膽耳吳翰

林與蘇御史見二人話不投機只管搶白起來一齊

說道已有言在先不許談朝政二兄故犯各加一倍

罰兩大杯因喚左右每人面前篩了一杯楊御史還

第一回

推辭理論。白公因心下不快，拿起酒來，也不候楊御史，竟自一氣飲乾。又叫左右篩上一杯，復又拿起幾口，喫了。說道：小弟多言，該罰兩杯，已喫完了。楊年兄這兩杯，喫不喫？小弟不敢苦勸。楊御史笑道：年兄何必這等使氣。小弟身無不喫之理，喫了還要領教佳章。蘇御史道：年兄既有興做詩，可快飲乾。楊御史也一連喫了兩杯，說道：小弟酒已乾了。三兄有興做詩，乞早命題。容小弟謾上。好想吳翰林道：也不必別尋

題目，就是賞菊妙了。白公道：小弟今日不喜作詩。三兄有興請自做。小弟不在其數。楊御史聽了，大嘆道：白年兄太欺負人。方纔小弟不做，你又說定要同做。若不做，罰酒十杯。及小弟肯做，你又說不做。這是明欺小弟，不是詩人。不屑與小弟同吟。小弟雖不才也。胸中交不下一進士故出口便俗 悉在同榜，便胡亂做幾句歪詩，未必便玷辱了年兄。今日偏要年兄做，年兄若不做，是自犯自令，該倍罰二十杯。就醉死也要年兄喫。白公道：要罰酒，小弟情

頭若要。做詩。與做不成。楊御史道。既情願。喫酒。這就罷了。就叫人。將大犀杯。歸上。蘇御史。與吳翰林。還要解勸。白公。拿起酒來。便兩二口。喫乾。楊御史。又叫斟上。吳翰林。道。白太玄。既不做詩。罰一杯。就賞了。楊御史。道。這個。成不得。定要喫。二十杯。白公。笑道。花下飲酒。弟所樂也。何關。年兄事。而年兄。如此。着急。拿起來。又是一大杯。喫將。下去。楊御史。也笑道。小弟。不管。年兄。樂不樂。關小弟。事不關。小弟。事。只喫完。二十杯。

罷。又斗。左右。斟上。白公。一連。喫了。四五杯。因是。氣酒。又喫。急了。不覺。一時。湧上。心來。便有。吐把。投不定。當不得。楊御史。在傍。絮上。話。只管。催逼。白公。又喫得。一杯。便。坐不住。走起身。竟。徑屏風。後。一張。榻。床。上去。睡。楊御史。看見。那裏。肯放。便要。下席。來。扯。蘇御史。攔住。道。白年兄。酒。成。喫。急了。罰了。五六杯。也。殺了。等。他。睡。一睡。罷。楊御史。道。他。好不。嗜。強。這。是。一。杯。也。饒。他。不過。吳翰林。道。就要。罰。他。也。等。你。我。詩。成。你。我。俱。承。

做如何只管罰他蘇御史道。這個說得極是。揚御史
繞不動身。道就依二兄說。做完詩不怕他不喫。他若
推辭不喫。小弟就激他。一身說罷。三人分了紙筆。各
自對花吟哦。不題。正是。

酒欣知己飲。

詩愛會家吟。

不是平生友。

徒傷詩酒心。

且說白公自從夫人死後。身邊並無姬妾。內中大小
事俱是紅玉小姐主持。就是白公外面有甚事。也要

與小姐商量。這日白公與楊御史爭論做詩之事。早
有家人報與小姐。小姐聽了。曉得楊御史為人。不端。
恐怕父親任性。搶白出禍來。因問家人道。如今老爺
畢竟還做詩也。不做。家人道。老爺執定不肯做詩。被
楊爺灌了五六大杯酒。老爺因賭氣喫了。如今醉倒
在榻床上睡哩。小姐又問道。楊爺與蘇爺舅老爺如
今還是非酒還是做詩。家人道。俱是做詩。楊爺只等
做完了詩。還要扯起老爺來灌酒哩。小姐道。老爺是

真醉是假醉。家人道老爺因醉了幾杯氣酒。雖不大醉。也有幾分酒了。小姐想了想說道。既是老爺醉了。你可情。將分與老爺的題目紙拿進來。我看家人應諾。隨即走到席前。趁衆人不留心。即將一幅寫題的花箋拿進來。遞與小姐。小姐看了。見題目是賞菊。便叫侍兒媽素取過華硯。信手寫成一首七言律詩。真個是。

墨雲扶雨灑史至。

脫鬼驅龍頭刻飛。

不必數莖兼七步。

烏絲早已滿珠璣。

紅玉小姐寫完了詩。又取一個帖子寫兩行小字。都付與家人分付道。你将此詩此字。暗裏拿到老爺榻前伺候。看老爺酒醒時。就送與老爺。切不可與楊爺看見。家太答應了。走到書房中。只見吳翰林纔揮毫欲寫蘇御史。正注目向花搜索。粘賜楊御史。也不寫。也不寫。也不想。且拿着一杯酒。口裏唧唧的吟哦。家人走到白公榻前伺候。原來白公酒量原大。只因賭氣。

寫作詩情態無不出盡。

一連喫急了。所以有此醉意。不料略睡一睡。酒便醒了。不多時醒將來。要茶喫。家人忙取了一杯茶。遞與白公。白公就坐起來。接茶喫了兩口。家人即將小姐詩箋與小帖暗遞與白公。白公先將帖子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兩行小字。道長安險地。奉勿以詩酒賈禍。白公看畢。暗點點頭兒。又將花箋打開。却是代他做的賞菊詩。因會過意來。將茶啣完了。隨即立起身。仍舊走到席上來。蘇御史看見道。白年兄醒了。妙。

白公道。小弟醉了。失陪三兒。詩俱完了。麼。楊御史道。年兄推醉得好。還少十四杯酒。只待小弟詩成了一杯。也不能。饒吳翰林向白公道。吾兄才極敏捷。既已酒醒。何不信筆一揮。不獨免罰。尚未知麻死誰手。白公笑道。小弟詩到做了。只是楊年兄在此。若是獻醜。未免遺笑大方。楊御史道。白年兄不要譏誚小弟。年兄縱然敏捷。也不能神速如此。如果詩成。小弟願啣十杯。倘竟未做。豈不是取笑小弟。除十四杯外。還要另

罰三杯年兄若不辨便從此絕交。白公笑道：「要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怎肯說謊。」即將詩稿拿出與三人看。蘇御史接在手中道：「年兄果然做了大奇大奇。」吳翰林與楊御史都挨攏來看，只見上寫着：

紫白紅黃種色新。

移來秋便有精神。

好從籬下尋高士。

漫向簾前認美人。

處世靜疎多古意。

傷予疎冷似前身。

真言門閉官衙冷。

香滿床頭已快旬。

三人看了俱大驚不已。蘇御史道：「白年兄今日人奇，此詩不但敏捷異常，且字字清新，後逸饒有別致，似不食烟火者。」便先見影平日不同，敬服敬服。小弟輩當為之闕筆矣。白公道：「小第一來恐拂了楊年兄之命，二未要奉揚年兄一杯，只得勉強應酬，有甚佳句。楊御史道：「詩好不必說，只是小弟有些疑心。白年兄恰纔醒，又不曾動筆，如何就出之袖中，就寫也要寫一會。吳翰林將詩拿在手中，又細細看了兩遍，會過意。」

來認得是紅玉所做。不覺微。失笑。楊御史看見道。吳老先為何笑。其中必有緣故。不說明。小弟決不非。酒。吳翰林只是笑不做聲。白公也笑道。小弟為不做。詩。罰了許多。今詩既做了。年兄自然要飲。有甚疑心。處。難道是假的。不成。楊御史道。吳老先笑得古怪。畢竟有此緣故。蘇御史因看着吳翰林道。這一定是老先見白年兄醉了。代做的了。吳翰林道。愧死。小弟如何做得出。楊御之道。若不是老先代做。白年兄門下。

又不見有館客是誰做的。吳翰林只不做聲。但是。白公笑道。難道小弟便做不出。定要別人代筆。楊御史道。怎敢說年兄做不出。只是吳老先笑得有因。你們親。相護。定是做成圈套。哄騙小弟喫酒。且先罰吳老生三大杯。然後小弟再喫一面。叫人篩一大杯。送與吳翰林。吳翰林笑道。不消罰。小弟小弟也。不知。是不是。據小弟想來。此詩也。非做圈套。騙老先生。決。是舍甥女。恐怕父親醉了。故此代為投刀耳。楊蘇二。

御史聽了。俱各大驚。因問白公道。果是令愛佳作否。白公道。寔是小女見小弟醉了。代做。即以寒責揚蘇。二御史驚嘆道。原來白年兄。令愛有如此美才。不獨閨間所無。即天下所稱詩人。韻士。亦未有也。小弟空與白年兄。做了半生同年。竟不知令愛能詩識字。如此可敬。可敬。吳翰林道。舍甥女不但詩才雋笑。且無書不讀。下筆成文。千言立就。蘇御史道。如此可謂女中之學士也。白公道。衰暮獨夫。有女雖才。却也無用。

蘇御史道。小弟記得。今愛今年。只好十六七歲。白公道。今年是一十六歲。楊御史道。曾許字人否。白公道。一來為小弟暮年無子。二來因老妻去世。世太早。嬌養慣了。所以直至今日。尚未許聘。楊御史道。男大頭婚。女大頭嫁。任是如何嬌養。也不可憊于歸之期。吳翰林道。也不是定要愆期。只為難尋佳婿。楊御史道。偌大長安。豈無一富貴之子。可嫁小弟。明日定要作代。白公道。閒話。且不要說。三兄且請完了。佳作。蘇御史

道珠玉在前。自慚形穢。其實完不得了。每人情願罰酒三杯。何如楊御史道。認得有理。小第情願喫吳輸林詩。雖將完。因見他二人受罰。也就不寫出來。同罰了三大杯。只因這一首詩。使人敬愛。大家談笑歡飲。直至上燈纔散。正是。

白髮詩翁吟不就。

紅顏閨女等閒題。

始知天地山川秀。

偏是蛾眉領略齊。

三人散去。不知又作何狀。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老御史為兒謀婦。

詩曰：憑君傳語寄登徒。只令人間媚野狐。若有佳人懷吉士。從無跡女愛金夫。甘心合處錦添錦。強得圓時脈不脈。再真鑿空施妄想。任他才與色相圖。

話說楊御史自從在白公衙裏賞菊飲酒。見了白小姐詩句。便思量要求與兒子為妻。原來楊御史有一

帶○出○

子一女兒子叫做楊芳年纔二十歲人物雖不甚醜
 只是文章學問難對人言賴楊御史之力替他畫緣
 到中○了江西御試因會試不中就隨在任上讀書揚
 御史雖懷此心却知道白公為人執拗在女婿上留
 心○選擇輕易開口○決不能成再三思想○這無計策忽
 一日拜客回來○到到衙門首只見一箇青衣人○手捧
 一○封書跪在路傍稟道○浙江王爺有書候問老爺
 楊御史看見便問是吏部王爺麼○青衣人答道○正是
 吏部王爺○楊御史隨叫長班接了書○分付來人伺候
 遂下馬進到私衙內○一面脫去官服○一面就拆開書
 看○只見上面寫着○

年弟王國謨頓首拜

弟自讓部歸來不獲與年臺聚首○在京師者○春
 忽冬矣○年臺霜威嚴肅○百僚不振而清遠人聞
 之○曷勝欣仰○茲者同鄉友人廖德明原係儒者○既
 精風鑑○復善星平○往○有前知之妙○弟頗重之○今

挾術遊長安。嚴獻之門下。以為著龜之一助。幸賜
 矚睽而吹噓焉。感不獨在廖生也。草上奉贖不宣。
 楊御史看完了書。知道是薦星相之士。撇不過同年
 面情。只得分付長班道。你去看王爺薦的那位廖相
 公。可在外面。如在。可請進來。長班出去不多時。先拿
 名帖進來稟道。廖相公請進來了。頭史只見一人從
 階下走進來。怎生模樣。但見
 頭戴方巾。身穿野服。頭戴方巾。強賴作期文。一脈。

身穿野服。假裝出隱逸。三分鬢短而不長。有類
 蓬上亂草。眼睛大而欠秀。潭如落上彈丸。見了人
 前。疑後拱。渾身都是謙恭。說話時。左顧右盼。滿臉
 盡皆勢利。雖然以星相為名。到全靠逢迎作主。
 楊御史見了。即迎進廳來。見畢禮分賓主。坐下廖德
 明先開口說道。久仰台光。無緣進謁。今蒙王老先生
 介紹。得賜登籠。喜出望外。楊御史道。王年兄書中甚
 稱兄高明有道。今接芝宇。果是不凡。頭史茶罷。揚御

史又問道：「兄抱此異術而來，京師中相知必多。」廖德明道：「晚生素性，守癩於人，雖還有幾封薦書，晚生恐怕賢愚不等，為人所輕，也未必去了。」今日謁過老先生，明日也只好還去見見。救鄉的陳相公，余少係石都督、白太常、三四位賢卿相罷了。楊御史聽見說要見白太常，便打動心事，因問道：「白太常莫不就說要見白太常？」白太常便打動心事，因問道：「白太常莫不就說要見白太常？」白太常便打動心事，因問道：「白太常莫不就說要見白太常？」

先生楊御史聽了心中暗想道：這段姻緣要在此人身上做得過脉。

因分付左右擺飯，一面就邀廖德明

往書房中去坐。廖德明辭道：「晚生初得裁荆，尚未獻

技，怎麼就好相攬？」楊御史道：「若是他人，我學生也不

輕留兄，乃高明之士，正有事請教，到不必拘禮。」遂同

到書房中坐下，坐了一歇。廖德明就說道：「老先生請

轉正尊容，待晚生觀一觀氣色，何如？」楊御史道：「學生

到不消勞動，到是小兒有一八字求教，求教罷。」廖德

明道：「這個當得。」楊御史隨叫左右，取過文房四寶，寫

了四柱。遞與廖德明。廖德明細看了一遍。道：「令公子先生這尊造八字清奇。五行相配。真如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又兼詩羅截出。息星少年登科。自不必說。目下二十歲。尚在酉限。雖見得頭角。爭勝猶不為奇。若到了二十五歲。運行丙子南方。看鳳池獨步。翰苑遨遊。方是他得意之時。只是妻官不宜太早。了到有刑剋。楊御史笑道：「算得准。算得准。小兒自會試。不曾中。待發憤在衙讀書。每日與他議親。他決不肯從。」

直要等中了進士。方肯議親。我只道他是痴心妄想。原來命中原該如此。廖德明道：「富貴皆命裏帶來。豈人力所能強求？」又問道：「令公子難道從未曾娶過？」楊御史道：「曾定過。救御劉都堂的孫女。不料未過門。就死了。所以直蹉跎至此。」廖德明道：「既然尅過這命。纔准。只是後來這頭親事。頭選一箇有福的夫人之命。方配得過。」正說着。左右擺上酒來。楊御史遞了坐。二人坐下一邊飲酒。一邊廖德明又問道：「令公子近日。」

有其宅院來議親。麼揚御史道。連日來議親者頗多。說來皆是富貴嬌癡。多不中小兒之意。近聞得白年兄有一令愛。工容與才華俱稱絕世。前日學生在白年兄衙中飲酒。上後分韻做詩。白年兄醉了未曾做得。他令愛就暗上代他做了一首清新秀爽。使我輩同年中幾個老詩人俱動手不得。廖德明道白小姐既有如此才華。可謂仕女班頭矣。今公子又乃文章魁首。自是天地生成一對好夫妻。况老先生與白公。

又係同年。正是門當戶對。何不遣媒一說。揚御史道。此雖美事。只是救同年這老兒。生性有些古怪。他要求人。便不肯。萬肯若是你去求他。便推三阻四。偏有許多話說。所以學生不屑下氣。先去開口。這兩日聞知他擇婚甚急。若得其中有一相知。將小兒才學細細說與此老知道。使此老心肯意肯。然後遣媒一說。便容易成了。廖德明道。老先生所見。家高只怕晚生人微言輕。不足取信。明日往候白公時。倘有機會。細

細將令公子這等雄才大志說與他知。楊御史道：「既有此高情切不可說出是學生之意。」廖德明笑道：「這箇晚生知道這也不獨為令公子求此淑女送這等一箇佳婿與白公。還是他得便宜。二人話得投機。又飲了數盃方纔喫飯。喫完飯廖德明就辭起身。楊御史道：「尊寓在何處尚未曾奉拜。」廖德明道：「小寓暫借在新直會館中。怎敢勞重台駕。說畢送出廳來。到了門前。楊御史又囑付道：「此事若成。決當重謝。」廖德明

道：「不敢方纔別去。正是。」

曲人到處皆奸巧。

詭士從來只詐謀。

豈料天心原有定。

空勞明月下金鈎。

楊御史送了廖德明回衙。不題。且說廖德明受了楊御史之托。已不得成就。此事就有托身之地。回到館中。宿了一夜。次早起來梳洗畢。收拾飯喫了。依舊叫家人拿了玉吏部的薦書。竟望白太常私衙而來。到了衙前。先將玉吏部的書投進去。等了一會。方見

一個長班出來相請。廖德明進到廳上，又坐了一歇。白公方纔出來相見，敘過了來意，煮了茶。白公便問道：「王年兄稱先生風鑑如神，但學生衰朽之夫，豈足以當大觀？」廖德明道：「老先生道光德譽，天下景仰，非晚生末術所能淺窺。倘不鄙棄，請正台顏容。」晚生作測一二。白公將椅向上移了一移，轉過臉來道：「君子問災不問福，請先生勿隱。」廖德明定睛細看了一晌，因說道：「觀公神凝形正，巖上有山岳之氣象，更兼

雙眉分聳入髻，兩眼炯如寒星，為人一生高傲行

事清奇古怪，處艱難最有擔當，遇患難極重義氣，最

然之華

妙在準頭隆直，五岳朝歸，這富貴只怕今生享他，不

盡只恨神太清了，神清則傷子嗣，說便是這等說，却

喜地閣豐厚，到底不是個孤相，將來或是猶子，或是

半子，當有一番奇遇，轉高處尋常箕裘之外。白公嘆

道：「學生子息上久已絕望，若得個半子相依，晚年之

願足矣。若說眼前這此富貴，不瞞先生說，真不具浮

只說相言而白公之入品形容三德見八九豈泛

更傳神

雲救癡廖德明道。據老先生之高懷。雖不戀此。若據
晚生相中看來。這富貴正無了期。子息上雖非親生。
定有一番奇遇。目下印堂紅黑交侵。若不見喜。必有
小灾。却不妨老先生可牢記此言。到明日驗了。方知
晚生不是。而欺白公道。多承指迷。敢不心佩。正相完
左右又換了一通茶來。喫了茶。白公又問道。先生自
浙到京師。水陸三千餘里。閱人必多。當今少年才士。
曾看得幾人中意。廖德明道。晚生一路看來。若論尋

常科甲處。皆有倘要求曠世奇才。名重天下之人。
惟有御史楊公令公子。方纔當得起。白公驚問道。是
那個楊公。難道就是救同年楊子獻。廖德明道。是江
右詩廷詔的。到不知。可是貴同年白公道。正是他。止
得一位。乃即前年中了鄉榜。學生曾見過其人。也只
尋常。就是珠卷。也不見怎麼過人。為何先生獨取此
子。廖德明道。若論文章。一道晚生不敢深辨。若從他
星命看來。文昌纏斗。當有蘇學士之才華。異日自是

第一人。王堂金馬。不但星命。就是他已叨御薦。今年二十歲。終日藏修。尚未肯議親。只這一段念頭。也不○語○雖○處○相○正○見○念○情○可及。老先生莫要等閒錯過。白公道。原來如此。學生到也。不知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廖德明就起身告辭。白公道。本該留先生在此。小酌三杯。奈一個救相知。見招在李皇親莊上來催早去。有慢先生。多得罪了。隨叫家人封了一兩代儀。送與廖德明。廖德明打一恭受了。再三致謝出門。隨即將此說話報與楊御史。

去了不題。且說白公自聽了廖德明一席話。心下就有幾分打動了。便要訪問楊公子消息。又不好對人說。恰好吳翰林來訪他。白公就留在書房中小飲。二人飲到半酣。白公因問道。揚子獻的乃郎。你曾見麼。吳翰林道。你為何問他。白公道。前日救同年薦了一個相士來。我偶問及他。京師中誰家子。侄多才而賢。他先感擲老楊的。乃郎以為後來第一才人。且以鼎甲相期。小弟因為紅玉親事。恐怕當面錯過。所以

問他不知他的文字如何。吳翰林道：他是詩三房陸知縣的門生，文字雖未曾見，人是見過的。卻也不曾留心。如今細想起來，也不像個大才之人。就是老楊從也不見誇獎。若果好時，他怎肯自家埋沒了。白公道：我也不是這等疑心。那相士又說他今年二十歲，尚未議婚，說他立志必要登了甲榜，方肯洞房花燭。若果有此志，便後生可畏。定他不得了。吳翰林道：這也不難。到等小弟門日設一席請他父子來一敘，再面觀其動靜，才不才便可知矣。白公道：此輩有理。二人商量定，又喫了半日酒，方纔別去。到次日，吳翰林就差長班下兩個請帖去請楊御史父子。即日私衙小敘。這日楊御史因得了廖德明的信，知道白公已有幾分心允，正要央人去說親。忽見吳翰林來請他父子喫酒，便滿心歡喜，暗想道：若不是白家老兒聽了廖德明之言，老吳為何請我父子兩個親事？必定有幾分妥帖。到只愁兒子無真實之才，恐怕一言兩

語露出馬脚。欲待托故不去。又恐怕老白生疑。又想
道。就去也不妨。他人物也。還免得過。况他已是舉人。
料不好席上考他。就答應了。都來打鼓。來人去了。就
叫兒子楊芳。打扮得齊。上熬。又分付道。你到那裏。
酒要謙遜。不可多言。倘若要你做文做詩。你只回說
父執在上。小侄烏敢放肆。楊芳應諾。原來這楊芳。生
得人物到也。豐厚。只是稟性愚蠢。雖資緣做了個舉
人。若重新問他七個題目。只怕還有一半記不清白。

這日到了午後。吳翰林着人來邀楊御史。就領了楊
芳騎馬而來。以時白公已先在衙中多時了。左右報
楊御史來了。吳翰林就出來迎接。進廳。先是白公與
楊御史相見。楊御史要讓白公。白公再三不肯道。小
弟今日特來奉陪。又是舍親處。無此理。遜了一會。
還是楊御史僭了。吳翰林也見過。就是楊芳與白公
見。白公也還要遜讓楊芳。楊芳忙推讓道。年伯在
上。小侄烏敢放肆。楊御史就用手扯過白公到左邊。

來說道。年兄這就不是了。子侄輩當教之以正。白公不得已只得備了相見畢讓坐。楊御史在東邊第一。白公是西邊第一。楊芳轉在前面朝上而坐。吳翰林就坐在白公一帶。略將椅子扯斜些相陪。一面茶來。一面楊御史就向吳翰林說道。小弟屢欠情。今日為何反辱寵招。吳翰林道。自從令即到京。從不曾申敬。今日治杯杯酒聊表微意。到不是為老先生。楊御史道。子侄輩怎敢當此盛意。今日小兒因貪讀書。耳

不肯來。小弟因說他豈有個父執呼喚不來之理。既又有老年伯在此領教。得一日勝似讀十年書。所以纔來了。白公道。令即如此用工。難得難得。楊御史道。自小就是如此。他母親恐他費精神。常勸戒他。也不聽。就是前秋僥倖了人家。要來與他結親。他決意都辭了。每日只守定幾本書。連見小弟也是疎的小弟常戒他道。書不是這等讀的。他總理會不來。吳翰林道。這等高才。又肯如此藏脩。其志不小。老先生有

以○取○詞○作○贊○詞○口○角○人○微○

以千里駒弟輩亦增光多矣。閒話了一會。左右報酒
 席齊備。吳翰林就起身。遞酒定席。大家仍舊照舊坐
 了。禁了半日。白公與吳翰林留心看楊芳舉止動靜。
 再不見楊芳開口說話。但問他話。就是楊御史替他
 答應。一時看不出深淺。又喫了一會。吳翰林便送楊
 御史行。令楊御史謙遜了一會。方纔受了。因說道。酒
 也多了。只取紅羅一紅一杯。自飲。吳翰林道。太容易
 了。還要另請教嚴些。白公道。令既出了。如何又改。只

是求添一。虛罷。楊御史道。這也使得。因擲下。却只得
 一個紅。止該一杯酒。左右斟上。楊御史喫。乾道。就說
 一個紅字。罷。霜葉紅。桂二月花。此時是十月初旬。正
 是白雲紅樹。故楊御史說。以一句。蓋為時景。而發說
 完。就送盆與白公。白公要遜。楊芳不肯。白公只
 得擲了。却是兩個紅。白公喫一杯。說道。萬綠叢中紅
 一點。蓋點喻紅玉之美。又喫一杯。說道。紅紫不以為
 褻服。又喻婚姻非等閒可求也。說完。即送楊芳。楊芳

欲推吳翰林。吳翰林笑說道。難道教主人借客。楊芳

推辭不過。只得受了。因說道。父執之前。小侄告飲。一

杯。不敢放肆。吳翰林道。豈有以理自然。要領教。白公

道。通家之飲。何必太拘。楊御史料推辭不過。只得說

道。到不知從命。罷。楊芳沒奈何。立起身來。一擲。却不

參巧。到是三個紅。左右斟上一杯。楊芳喫了。說道。一

色杏花紅。十里白。公心下暗想。道。雖然不暗時。景或

者。自道其少年志氣。到也。使得第二杯。楊芳酒便。弊

了。酒庄却費思量。假推未乾。推了一會。忽想起。說道。

御水流紅葉。楊御史聽了。自覺說得不雅。又不好說

不好。又不好不說。只得微笑了一。敬白公。也不做。敬

轉疑是楊芳有意求親。故說此語。反不覺其窘。而偶

然撞着。到了第三杯。楊芳實。沒了酒庄。只推醉。喫

不得。再三告免。吳翰林原自有心。那裏肯聽。白公又

在旁。幫勸。楊芳推不脫。只得拿起酒來。顛倒。在干家

詩上。搜索。楊御史初意。只道紅字酒庄。容易。一兩個

也還說得來。不料擲了三個。見楊芳說不來看急。又不好替他說。要提醒他一個經書與唐詩中的。知他不曉得。只得在千家詩上想了一句。假做說閒話道。如今朝廷多事。你我做侍臣的日子。隨朝淡月疎星。良不容易到。不如那此罷歸林下的。甚是安閒。此乃是楊御史以淡月疎星一詩提醒楊芳。口中雖然說着。却以目視楊芳。白公與吳翰林一時解不出。因蒞盧荅道。正是如此。楊芳見父親以目看他。知是提醒。

又聞淡月疎星侍臣之言。一時想起。滿心歡喜。因將酒喫。乾說道。一朵紅雲捧玉皇。白公會過意來轉贊。一截好楊芳見白公贊好。遂欣然將盃送與吳翰林。吳翰林擲下。轉是一個紅也。喫了一杯。說道。酒入四肢紅玉軟。令完了。吳翰林便斟一大杯送楊御史。謝令。楊御史接了酒。一面飲。一面看着楊芳。說道。詩詞一道。固是風雅。文人所不可少。然策在舉業。有妨必功成名立。乃可游心寄興。似汝等小生。後進只宜。

專心經史。斷不可因看見前輩名公淵博之妙。便思
 馳騫此心。一放收斂。便難往。見人家少年俊才。而
 不成器者。多坐此病痛也。家宜戒之。因回顧白公道。
 年兄。你道小弟之言。是。否。白公道。年兄高論。自是少
 年龜鑑。然令即天姿英邁。才學性成。又非年兄所限
 也。吳翰林見楊御史酒喫完了。就要送令與楊芳揚。
 御史見了。慌忙立起身來說道。要送令自是白年兄。
 然酒多了。且告少停。白公亦立起身說道。也罷。且從

命散。換過席。再坐罷。吳翰林不敢強逐。邀三人過

廳東一個小軒子裏來。間步這軒子。雖不甚大。然圖
 書四壁。花竹滿階。殊覺清幽。乃是吳翰林習靜之處。
 大家到了軒子中。四下裏觀看。了一回。楊御史與白
 公就往階下僻靜處去小便。惟吳翰林陪楊芳在軒
 子裏。立着楊芳擡頭。忽見上面橫着一個扁額。題的
 是弗告軒三字。楊芳自恃認得這三個字。便只管注
 目而視。吳翰林見楊芳細看。便說道。此三字乃是聘

君○吳○與○海○所○書○點○畫○通○勁○可○稱○名○筆○楊○芳○要○賣○弄○識
手○使○答○道○果○是○名○筆○這○軒○字○也○還○平○常○這○弗○告○二○字
寫○得○入○神○却○將○告○字○讀○了○常○音○不○知○弗○告○二○字○蓋○取
詩○經○上○弗○護○弗○告○之○義○這○告○字○當○讀○與○谷○字○同○音○吳
翰○林○聽○了○心○下○明○白○便○模○糊○應○道○正○是○有○詩○道○得○好○

穩○口○善○面○
只○做○一○般○

龍○蛇○難○辨○
醜○態○盡○見○

正○說○完○揚○御○史○同○白○公○小○便○完○走○來○大○家○又○說○些○閒

話○吳○翰○林○就○復○邀○上○席○又○要○行○令○揚○芳○讓○白○公○白○公
又○推○揚○芳○兩○下○都○不○肯○行○揚○御○史○也○恐○行○令○弄○出○醜
來○便○乘○機○說○道○年○兄○既○不○肯○行○小○兒○烏○有○借○妾○之○理○
到○不○如○談○上○領○一○杯○為○妙○只○是○小○弟○不○該○獨○借○白○公
道○見○教○得○是○但○酒○却○要○飲○得○爽○利○揚○御○史○道○知○已○相
對○安○敢○不○醉○吳○翰○林○遂○叫○左○右○各○奉○大○杯○四○人○一○頭
說○一○頭○契○又○契○了○半○日○大○家○都○做○有○醉○意○揚○御○史○恐
怕○白○公○酒○酣○興○起○要○作○詩○賦○遂○裝○作○太○醉○同○揚○芳○力

心○事○必○不○敢○下○

辭起身而別。正是。

客有兩雙手。掩雖掩得神。

至有四隻目。看亦看得毒。

楊御史父子別去不題。却說吳翰林復留白公道。我見他就將楊芳錯念弗告之言說了一遍。白公道。我見他說酒座艱難。已知其無實學。况他又是詩經弗告二字。再讀差了。其不通可知。星相之不足憑如此。吳翰林笑道。你又來。愚了相士之言。未必非老楊因甥女。

前日題詩。故特遣來作說客耳。白公連點頭道。是是非非。今日一試。幾字落他局中。二人又說了二會。又飲了幾杯。方纔別去。正是。

他人固有心。

予亦能忖度。

干機與萬關。

一毫不差錯。

且說楊御史自從飲酒回來。只道兒子不曾露出破綻。心下暗喜道。這親事大約可成。但只是央誰人為媒方好。又想道。以老嫗強若央了權貴去講。他又道。

我○心○勢○豎○他○莫○若○只○火○蘇○方○回○去○彼○以○同○年○又○是○相
 知○身○沒○得○說○了○主○意○已○定○正○要○去○拜○蘇○御○史○忽○長○班
 來○稟○道○緊脈在無意中冷逼昨日都察院有傳單今日公堂議事此時該
 去○了○楊○御○史○道○我○到○忘○了○又○想○道○蘇○方○回○少○不○得○也
 要○來○遂○叫○左○右○衛○馬○竟○到○都○察○院○公○堂○來○以○時○眾○御
 史○已○有○來○的○蘇○御○史○恰○好○亦○到○大○家○見○過○却○原○來○是
 朝○廷○要○差○一○官○往○北○迎○請○上○皇○兼○送○寒○衣○因○吏○部○久
 不○推○上○故○有○青○着○九○卿○科○道○會○議○薦○舉○故○都○察○院○先
 命○眾○御○史○私○議○定○了○然○後○好○公○議○眾○御○史○議○了○一○回
 各○有○所○私○不○敢○出○口○都○上○堂○來○打○一○恭○道○迎○請○上○皇
 要○隻○身○虜○庭○不○辱○君○命○必○須○才○幹○智○略○膽○氣○骨○力○兼
 全○之○人○方○纔○去○得○一○時○恐○難○亂○舉○各○職○回○去○細○思
 一○人○報○堂○以○憑○堂○首○大○人○裁○定○堂○上○應○了○大○家○遂○一
 闕○散○去○正○是

公事當庭議

如何歸去思

大都臣子意

十九為存私

臬御史散了場。御史連忙策馬赶上。蘇御史說道：「小弟正有一事相求，要到尊寓。」蘇御史道：「年兄有何事，何不就以此見教？」楊御史道：「別的事務上好講，此事必須要到尊寓說。」方纔是禮。二人一而說，一而泣。馬而行不多時，到了蘇御史私衙。二人下馬，同進廳來坐。下蘇御史問道：「年兄有何見教？」楊御史道：「別無他事，只因小兒親事要求年兄作代。」蘇御史道：「令郎去秋已魁鄉榜，為何尚未果姻？」楊御史道：「小兒今年是二

十歲前年，僥倖救鄉，爭來議親。只因他志要求一個賢才之女，所以直遲至今。前日同年兄在白太玄家飲酒，見他令愛，既能代父吟詩，則賢而有才，可知小兒歸家，與小兒說知。小兒大有懷求姊女之意。小弟想白年兄性氣高傲，若央別人去說，恐言語不投，不能成事。同年中，惟年兄與彼相契。小弟又叨在愛下，故敢斗膽相求。不知年兄肯周旋否？」蘇御史道：「此乃婚姻美事，小弟自當贊襄。但只是白年兄性情耿

直年兄所知他若肯時不論何人肯萬肯他共不
 允任是相知也難撮合但年兄此事在今即少年高
 才自是彼所羨慕必無不允之理今日遲了不恭明
 早小弟即去道達年兄之命看他從違再來奉復揚
 御史打一恭道多感多感說罷了就起身別去只因
 這一說有分教塞北馳孤飛之客江南走失旅之人
 正是

意有所圖

千方百計

成敗在天

人謀何濟

蘇御史去說不知允與不允且聽下回分解

蘇御史因楊御史托他向白太常求親心下也

蘇御史

白太常

第三回

白太常難途托嬌女

詩曰：緩急人生所不無，全憑親友力相扶。蘇洪大

節因為使嬰杵，高名在立孤。仗義終須收義報，美

說○到○底○伏○說○辜○是○非○豈○獨○天○張○主○公○事○從○來○不○可

誣

却說蘇御史因楊御史托他向白太常求親心下也

村知有萬分難成，却不好徑自回復。到次日只得來

見白太常。此時白太常尚未起身。叫人請蘇御史書房中坐下。忙梳洗出來相見。因問道：年兄今日為何出門太早？蘇御史道：受人之托，又有求於人，安得不早？白太常問道：年兄受何人之托？又求於何人？蘇御史道：小弟受了楊子獻之托，要求於年兄。白公見說話有因，已知來意，便先說道：楊子獻既托年兄，要求小弟，只除了親事餘者，再無不領命之理。蘇御史大笑道：年兄通仙了。正為此事，昨日老楊同在公堂

議事。議完了，他就同到小寓，說道：因前日見令愛佳章，知賢淋多才，甚生欣慕，意欲絲蘿附喬，故以芥柯托弟。小弟也知此事，未必當年兄之意，無奈他再三懇求，不好率爾回他，只得來告之年兄，允與不允，一聽年兄上裁。小弟也不敢勸勉。白公道：此事小弟幾乎被他愚了。蘇御史道：却是為何？白公道：遂將相士廖德明之言，與吳翰林請酒及錯讀弗告軒之事，細說了一遍。道：若不是小弟與舍親細心，豈不落彼局。

中乎蘇御史道他乃即之事小弟盡知他是詩二房
間叙皆有情致
 金谿知縣陸文明既的前年江西劉按臺要參陸知
 縣却得老楊之力為他周旋故此陸知縣即以此相
 報前日老楊尚要為陸知縣謀行取却是朱英不肯
 而止由以看來他乃即無真才可知如何配得令愛
 白公道這此事俱不必題年兄復他只道小弟不允
 便了蘇御史道小弟知道說罷就要起身白公那裏
 肯放只留下小酌數杯喫了早膳方纔放去正是

道義原相合

那正自不投

人生當見諒

何必強相求

却說蘇御史別了白公也不回寓就竟到楊御史家
 來揚御史接着道重勞年兄何以圖報蘇御史道勞
新裁
 而無功望年兄勿罪揚御史道難道白年兄不允蘇
 御史道小弟今日往見白年兄即以年兄之命達上
 他說道本當從命一者令即高才柔弱小娃豈堪作
三者俱代為設辭見良方一問處
 配二者白年兄無子女相依久矣况貴省懸遠亦

難輕別三者年尚幼小更欲稍待故不能從教楊御史道這些話俱是飾詞小弟知他意思大都是嫌小第窮官門戶不當對耳既不肯便也罷了小兒雖庸才未必便至無婦他今愛十六歲也不小了江西雖遠難道終身留在家裏不成只看他嫁何等人家甚麼才子蘇御史道年兄不必動氣白年兄愛女之心一時固執又無小弟不善詞令未能開悟或者有時回思轉念亦未可知年兄既為令郎即選求賢助不妨

緩便為執利開端再煩媒妁楊御史道年兄之言不聽再有何人可往也罷小弟求他既不允然天下事料不定或者他到來求小弟也不可知只是重勞年兄為不當耳蘇御史見楊御史發急因說道小弟極力撮合無奈此老執拗叫小弟也無法只得且告別容有機會再當勸成楊御史道重勞重勞多感多感說罷蘇御史遂作別而去正是

喜非容易，於怒。

思不能多，在仇。

半世相知：不固。一時懷恨，無休。

却說楊御史送了蘇御史出門。自家回進內廳坐下。越想越惱。這老兒見這等可惡。你既不肯為何前日又叫老吳治酒請我父子。這不是明子奚落我了。况他往，恃有才情將我傲慢。我因念是同年不與他計較。就是前日賞菊做詩喫酒。不知使了多少氣質。我也忍了他的。就是這頭親事。我來求你也不辱沒了你。為何就不允。我如今必尋一事處他。一處方纔出

我之氣。又想了。一會道。有計在此。前日我說皇上要

合符不差。一線

差人迎請上皇。便是難事。他却笑我沒大夫氣。昨日朝廷着我衙門中會議。要各人薦舉。我正無人可薦。何不就将他薦了上去。等他這有大夫氣的。且往虜庭去走一遭。况他又無子息。看他將此弱女托與何人。只恐到那時節。求我做親也。是遲了。算計已定。便寫一揭。說太常正卿白玄老成歷練。大有才氣。若充迎請上皇之使。定當不辱君命。伏乞奏請。定奪。暗

的送上堂來。都察院正苦無人。得了此揭。即知會九
 卿。恰好六科也。公薦了都給事中李實。大家隨將二
 人名字薦上。到次日。旨意下。將二人俱加部堂職銜。
 克正副使。候問上皇。魚講和好。限五日。即行候歸。另
 行陞賞。旨意下了。早有報人。報到白太常私衙來。白
 太常聞知。心下呆了一呆。暗想道。這是誰人陷我。又
 想。道。再無他人。定是楊廷詔這老賊。因親事不遂。
 故與我作對頭耳。雖然他懷私陷我。然我想如今上

皇困身虜庭。為臣子的。去候問一番。或乘此講和。便

傷出忠臣本領元與小人不同

請還朝。則我重出來做官一場也。不枉然。但只是我
 此去虜情難測。歸來遲速不可知。紅丑一弱女。如何
 可以獨住。况楊家老賊。既已與我為難。我去之後。必
 然另生風波。防範不謹。必遭他毒手。正躊躕間。忽報
 蘇御史來拜。白公忙出來相見。蘇御史揖也不作。完
 就說道。有這等事。老楊竟不成人。為前日婚事不成。
 竟瞞着我。將年兒名字暗。揭上堂去。今早命下我。

第五回

方曉得小弟隨即尋他去講。他只躲了不見。小弟沒
求親猶以情而作院轉至此則擬身不頭矣良
 法方纔只得約了幾個同寅去見王相公。備說他求
友真情如見
 親年兄不肯放起以舅的緣故。王相公聽了也覺不
 平。他說道：但是命下了不可挽回。除非是年兄出一
 紙病揭待敝衙門再公舉一人。方好在中宛轉。故此
 小弟來見年兄。當速圖之。不可緩了。白公道：深感年
 兄盛意。但此事雖是老楊陷我。然醒青既下。即是朝
 廷之事。為臣子者。豈可推托。若以病辭。不獨得罪名。

教亦為老楊所笑也。蘇御史道：年兄之論固正。但只
 是年兄遲暮之年。當此嚴冷之際。塞外驅馳。良不容
肯念反世便思臣
 易。白公道：皇上且陷窮廬。何況微臣。敢惜勞苦。蘇御
 史慘然嘆息道：年兄忠義之心。可賡鬼神矣。不獨老
 楊禽獸作千古罪人。即弟輩以小人之心。推測君子
 亦應抱愧。然朋友犯難。遠行而弟輩倦之。衷終不
 能釋然。奈何奈何。白公亦慘然道：年兄骨肉之愛。弟
志臣義吉以是肯自請
 非草木。豈不知感。然此身既在名教中。平生所學。何

焉敢不以孤忠自矢。若當顛沛而只以死生恩怨為
 心。則與老楊何異。蘇御史道：年兄高懷烈志，弟輩不
 及多矣。然天相吉人，自當乘危而安。但弟輩局量褊
 淺，不能與此等小人為伍。况長安險地，年兄行後，小
 弟決要討一差離此矣。白公道：討得一差，到強如在
 此說罷，就要邀蘇御史書房去坐。蘇御史不肯道：此
 何時尚可閒坐耶。遂挺身辭出，正是：

愛飲只疑為酒客

喜吟盡道是詩人

何期使命交加日

不避艱難一老臣

白公送了蘇御史出門，即進內衙，將前事與紅玉小
 姐說知。小姐聽了，嚇得面如土色，不覺撲簌簌淚如
 雨下連，頓足說道：此事怎了。此事怎了。到是孩兒
 害了爹，見聞塞外沙漠之地，寒冷異常，况當此隆
 冬，霜雪載道，雖壯年之人，亦難輕往。何况爹，偌大
 年紀，如何去得。這明是楊家老畜生，因孩兒姻事
 不成，故把爹，陷害爹，何不上一疏，將此事細：

奏知就告病棄官。或者聖明憐念，也不見得白公道。方纔蘇方回也是你一般意思，已替我在閣中說明。叫我出揭告病，他好替我挽回。但我想此事關我一生名節，我若告病，知道的說是楊廷詔害我，不知道的道我臨難退縮了。我想我為王振弄權，挂冠林下，誰不欽敬。故有今日之起，今日既來做官，當此國步艱危，出使乏人，若再四推却，便是虎頭蛇尾。兩截人，了言不成千古之笑。如何使得小姐掩淚道：爹

所言俱是為臣大義，非兒女所知。只是此一去塞北寒苦暮年難堪。且聞也先狼子野心，倚強恃暴，素輕中國上皇，且不知生死。况一介使臣乎？爹身入虎口，豈無不剛之慮？白公道也先雖是外國，尚知禮義。近聞我中國有主，每有悔禍之心。况上皇在彼，屢現靈異，不能加害。昨日北使來要講和，似是真情。我為使臣，姓答亦彼以常禮，決不至於加害。但只是我行之後，汝一孤弱之女，豈可獨處於此。况楊家老賊

大有定識

其心不虎。必來羅織。叫我如何放得心下。小姐道。爹。爹。一大臣奉王命出使。家眷封鎖在此。彼雖奸狡。亦無可奈何。白公道。奸人之心。如鬼如蜮。豈可以平常意度。若居在此。縱然無事。未免亂我心曲。莫若先送你回去。若慮路遠。一時去不及。或者暫寄居山東盧姑娘處。我方放心前往。小姐道。回去與寄居同好。但二處皆道路遙遠。非一蹴可到。揚賊為人奸險。探知孩兒南回。無非婢僕相隨。或在途中生變。反為不美。

即使平安到家。去爹。愈遠。那得消息。叫孩兒如何放心。依孩兒想來。莫若將此宅仍舊封鎖。只說家眷在內。却將孩兒悄悄寄居舅。寓處如此。可保無虞。孩兒且可時常打探爹。消息。白公道。以算甚好。正欲打發人去接吳翰林來商議。恰好吳翰林聞知。此信特來探望。白公就邀進內衙相見。叫紅玉小姐也過來見了。吳翰林道。我這兩日給假在家。此事竟不知道。方纔中書科會寫勅書。我纔曉得到。把我喫了。

一驚有這樣事。老楊何一險至此。白公道。想是向日賞菊一首詩起的禍根。小弟此去。到也不打緊。方纔與小女商議。只是他一切女無人可托。心下甚是不安。吳翰林道。弟所慮者。只怕邊塞風霜。憚於前往。神文既慨然而行。不以為慮。此正吾輩一生立名節之處。至在甥女之托。有小弟在此。怕他怎的。吾兄只當放心前去。小弟可以一力擔當。白公開言大喜道。這纔與小女商議。小女之意亦是如此。但弟思老楊奸

奸惡異常。弟行之後。必要別生事端。弟欲托於仁兄。恐怕遺累。不好啓齒。既吾兄有此高誼。弟可安心而往矣。吳翰林道。老楊雖奸惡。一大臣之女。况有小弟在此。安敢無礼。小姐道。孩兒既蒙舅。應許看顧。爹可放心矣。但爹去的事情。也須打點。白公嘆道。你既有托我的事。便已打點完了。我北去的事情。七尺軀。即以便是三寸舌。現在口中。他飲限五日要行。不知我要今日行。就今日要。明日就明日。更有何事。

打點你且去看酒來。我與母舅痛飲幾杯。以作別耳。
 小姐聞命。慌忙去叫侍女備了些酒。請擺上來。與白
 公同吳翰林對飲。白公就叫小姐也坐在傍邊。白公
 喫了數杯。不覺長嘆一截。說道。我想從來君子多受
 小人之累。小弟今日與吾兄小女。猶然對飲。明日說
 是匹馬胡沙。不知死生何地。仔細思之。總是小人作
 祟耳。吳翰林道。小人雖能搆弄君子。而天道從來只
 福善人。吾兄此一行。風霜勞苦。固所不免。然臣子的

功名節義。當由此一顯。未必非盤根錯節之見。利
 也。白公道。仁兄之言。自是吾志。但恨哀邁之年。子嗣
 全無。止一弱女。又要飄流。今日雖有吾兄可托。而平
 鏡未歸。當此之際。未免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矣。小姐
 坐在旁邊。淚眼不乾。聽了父親之言。更覺傷情。說道。
 爹。也只是為着孩兒。惹下此禍。今到此際。猶繫念
 孩兒。攪亂心曲。是孩兒之罪。上通於天。矣。恨不得一
 死。以釋爹。內願之憂。想孩兒一死。爹。愈加傷

心又恐有日歸來無人侍奉。益動暮年之感。半孩兒
 千思萬想。寸心如裂。孩兒既蒙嫡親舅。收管就如
 母親在的一般。料然安妥。只望爹。上努力前途盡心
 王事。早日還鄉。萬勿以孩兒為念。况孩兒年紀尚小。
 婚姻未至。愆期何煩。着急爹。上若只管痛念孩兒。叫
 孩兒置身何地。白公一邊說話。一邊喫酒。此時已是
 半酣。心雖激烈。然見小姐說到傷心。也不覺掉下幾
 點淚來。說道。漢朝蘇武出使匈奴。拘留一十九年。終

髮盡白。方得歸來。宋朝富弼與契丹講和。往返數四
 得了家書。不開。恐亂人意。這都是前賢所為。你為父
 的。雖不才也。讀了一生古人書。做了半世朝廷官。今
 日奉命而往。豈盡不如前賢而作。以兒女態乎。只是
 你爹。這番出山。原為擇婿而來。不料佳婿未逢。而
 先落奸人之局。况你自十一歲上。母親亡後。那一時
 一刻不在我膝下。今日忽然棄汝遠行。心雖鐵石。寧
 不悲乎。雖然如此也。只好此時以際。到明日出門之

後致身朝廷。自然將此等念頭放下了。吳翰林道。父
 女遠別。自難為情。然事已至此。莫可奈何。况吾兄素
 負丈夫之骨。甥女亦是識字閨英。若作楚囚之態。聞
 之。楊賊未免耻笑。姊夫既以甥女見托。甥女即吾女
 也。定當擇一佳婿報命。白公聞言。連忙拭淚改容說
 道。吾兄之言。開我茅塞。若肯為小女擇一佳婿。則小
 弟雖死異域。亦含笑矣。因背着紅玉小姐說道。你明
 日到舅家去。不必說是舅甥。只以父女稱呼。便好。

為你尋親。小姐再要開口。恐怕打動父親悲傷。只得
 硬着心腸。答道。謹領爹之嚴命。大家又喫了一會。不
 覺天晚。左右掌上燈來。又飲了一回。吳翰林方纔起
 身別去。正是。

江州衫袖千秋濕。

易水衣冠萬古悲。

莫道英雄不下淚。

英雄有淚只偷垂。

到次日。白公纔起來。只見長班來報道。吏部張爺來
 拜。白公看名帖。却是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志仁。心下

想一想道。此人與楊御史同鄉。想必又為他來。隨出來相見。叙了禮讓坐。左右獻茶。張吏部先開口道。昨日老先生有以榮陞遠行。都出自兩衙門薦舉。茲非本部之意。白公道。學生衰朽之夫。無才無識。以當病請。昨忽蒙欽命。不知是何人推轂。以誤朝廷。張吏部道。老先生你道是誰。白公道。學生不知。張吏部道。不是別人。就是貴同年楊子獻之薦。白公道。原來就是楊年兄。學生無才。楊年兄所知。為何有以美意在學。

生固叨同年之惠。只恐以行無濟。好事反辱了楊年兄之薦。張吏部道。連學生也不知道。因聖旨要擬部銜。是救衙門之事。楊老先生見教。細上說起。學生纔知。今日特來奉拜。不知老先生此行。還是願去。還是不願去。白公笑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學生在此做的。是朝廷的官。朝廷有命。東西南北。唯命是從。怎麼說得個願去不願去。張吏部道。學生素仰清德。以來到是。一片好意。老先生當以實心見教。不必諱言。白公

道。學生既蒙老先生垂念。安敢隱情。且請教老先生
 願去。是怎麼說。不願去。是怎麼說。張吏部道。願去。引
 無他。說明日領了勅書便行。若是不願去。時學生就
 實對老先生說了。此事原是楊老先生為求令愛姻事。
 不成。起的釁端。俗說解鈴人。還是繫鈴人。莫若待學
 生作伐。老先生曲從了。此段姻事。等他另薦一人替
 了。老先生。老先生就可不去了。况且這段婚姻。同年
 家門當戶對。未為不可。老先生還當細細上裁。白公

笑道。學生到不知。救同年有如此手段。張吏部道。楊
 老先生。他官雖臺中。却與石都督家厚。又與國戚汪全
 交好。內中線索甚靈。就是陳王兩相公。凡他之言。無
 有不納。老先生既然在此做官。彼以倚重。也是免不
 得的。就是此段姻事。他來求老先生。自是美事。何故
 見拒。白公道。若論處世做官。老先生之教。自是金玉。
 只是學生素性疎懶。這官做也可不做。也可不喜。
 與權貴結納。就是今日之行。雖出楊年兄之意。然果

○敬○肯○自○在○

竟○是○朝○廷○之○命○學○生○既○做○朝○廷○之○官○只○奉○朝○命○而○行○
 楊○年○光○之○薦○為○公○乎○為○私○乎○學○生○所○不○問○也○至○此○姻○
 事○學○生○一○冷○曾○如○何○敢○攀○張○吏○部○道○老○先○生○雖○無○心○
 做○官○却○也○須○避○禍○以○一○行○無○論○虜○情○狡○猾○未○必○便○結○
 然○講○和○即○使○和○議○可○成○而○上○皇○迎○請○回○來○好○是○不○迎○
禍○福○林○之○脚○跟○不○定○未○免○不○喪○其○所○守
 請○回○來○好○為○功○為○罪○都○出○廷○臣○之○口○况○老○先○生○行○後○
 令○愛○一○弱○女○守○以○虎○視○耽○能○保○無○他○變○乎○白○公○聽○
 了○勃○然○變○色○說○道○古○人○有○言○敵○國○未○滅○何○以○家○為○且

先○生○禍○福○天○所○定○也○君○所○命○也○今○日○既○奉○使○虜○庭○以○
北○氣○足○配○道
 七○尺○軀○已○置○之○度○外○何○况○功○罪○何○况○弱○女○學○生○頭○可○
 斷○不○受○人○脇○制○張○吏○部○道○學○生○原○是○為○好○而○來○不○
 知○老○先○生○執○意○如○此○到○是○學○生○得○罪○了○遂○起○身○辭○出○
 白○公○送○出○大○門○正○是○

勢傾如豎卵

利誘似吞鬴

除却英雄骨

誰能不失身

白○公○送○了○張○吏○部○出○門○心○下○愈○覺○不○快○道○楊○家○老○賊○

他明上做了手脚。又叫人來賣弄。又要迫脇親事。這
 等可惡。只是我如今與他理論。人都道我是畏懼。北
 行借此生。豈且等我去。了回來。再講未遲。但紅王之
 事。萬不宜遲。即寫一札。先送與吳翰林。約他在家。第
 候隨與小姐說道。楊賊奸惡異常。須要早避。他如
 今也等不得我出門了。你須快收拾衣物。今夜
 就要送你到舅家去了。小姐聽了。不敢違拗。即忙
 打點。捱到晚。白公悄悄用二乘小轎。一乘擡小姐。

乘自坐。暗上送到吳翰林寓所。來以時。吳翰林已有
 人候候接進。後衙白公先叫小姐拜了吳翰林四拜。
 隨即自與吳翰林也是四拜。說道骨肉之情。千金之
 托。俱在在此。吳翰林道。姊丈但請放心。小弟決不辱
 命。小姐心中哽咽。只是掩淚。低頭一覩。也說不出吳
 翰林還要留白公飲酒。白公說道。小弟到不敢坐了。
 恐人知道。因對小姐說。爹上與你一別。不知何日
 再得相逢。就要出來。小姐忍不住。扯着白公拜了四

繁簡之妙

前○一○哭○言○語○傷○心○以○一○段○點○一○傷○心○想○見○落○筆○時

拜不覺鳴咽。天將起來。白公亦愴然淚下。吳翰
林連忙止住。父女一人無可奈何。只得吞酸而別。正
是。

世上萬般哀告事。

無非死別與生離。

白公送了小姐回來。雖然傷心。却覺得身無挂礙。轉
獨喫了一醉。睡到次日。早起到館中。領了勅書回來。
將內衙一應盡行封鎖。分付家人看守。只說小姐在
內。自家只帶了兩個能幹家人。并鋪陳行李。竟辭了

朝移出城外館驛中住下。候正使李實同行。原來白
公是九卿原該充正使。李實是給事。原該充副使。因
白公昨日唐突了張吏部。故張吏部到將李實加了
禮部侍郎之銜。充作正使。白公止加得工部侍郎之
銜。作了副使。這也不在白公心下。此時衙門常規也
有公餞的。也有私餞的。大家亂了兩日。白公竟同李
實往此而去。不題。却說楊御史初意也。只要白公慌
了。求他挽回。就好促成。事不料白公傲氣。竟挺身

出使姻事必不肯從。到也無法。却又思量道。親事不成。明日白老回來。空作這場惡。如何相見。俗說一不做。二不休。莫若乘他不在。弄一手脚。把這親事好弄成了。到他回來。那時已是親家。縱然恚怒。也不妨了。是便是。却如何下手。又想上道。有計在此。前日張吏部。蘇御史。二人都曾奉為媒。他雖然不免。如今央他二人。只說是親口許的。身叫楊芳去拜在汪金門下。求他內裏賜一吉期。竟自成親。白老不在。誰好管這

間事。算計已定。便暗上先與張吏部說知。張吏部與楊御史志同道合。一說便肯。到轉央張吏部與蘇御史說。蘇御史聞知。也不推辭。也不承應。含糊答應。恰好湖廣地按有缺。他便暗上央人與堂翁說。討了此差命。一下即慌忙收拾起身。吳翰林聞知。連忙備酒。趕出城外來作餞。因問道。蘇老先為何忽有此命。又行得如此之速。蘇御史歎口氣說道。對別人小弟也。不好說。吳老先生不是外人。便說也不妨。就将楊御

遂逐曲折無不如意

史要他與張吏部二人做硬媒。又要叫兒子拜汪全。求內助的事。細說了一遍。道吳老先生。你道此事。行得否。白年兄又去了。誰好與他出頭作對。小弟放急。討得此差。只是避了他罷。吳翰林道。原來為此。此時送行人多。蘇御史。咳。不上三五杯。便起身去了。吳翰林回來。因想道。楊家老賊如此妄行。他內裏有人。倘或弄出一道旨意來。追求將來甥女。現在我定就不怕他。也要與他分辨。况太玄臨行。再三託我。

一。兵手。悔之晚矣。到是若蘇脫身之計。甚高。我明日莫若也。給一假。趁他未動手。先去為妙。算計定了。次日即給了一假。原來這翰林院。本來清閒。此時又不經講。給假。甚是容易。吳翰林既給了假。又討了一張勘合。發此人。夫擇一吉日。打鼓家眷出城。原來吳翰林止帶得一個妾在京。連白小姐共二人。妾便當了夫人。白小姐便認作親女。其餘婢僕。不過十數餘人。趁早出城。無人知覺。正是。

觸鋒北陷虜庭去。

誰為朝廷驅正士。

吳翰林不知回去。畢竟何如。

避禍南逃故里來。

奸人之惡甚於豺。

且聽下回分解。



玉嬌梨

所
圖
書

